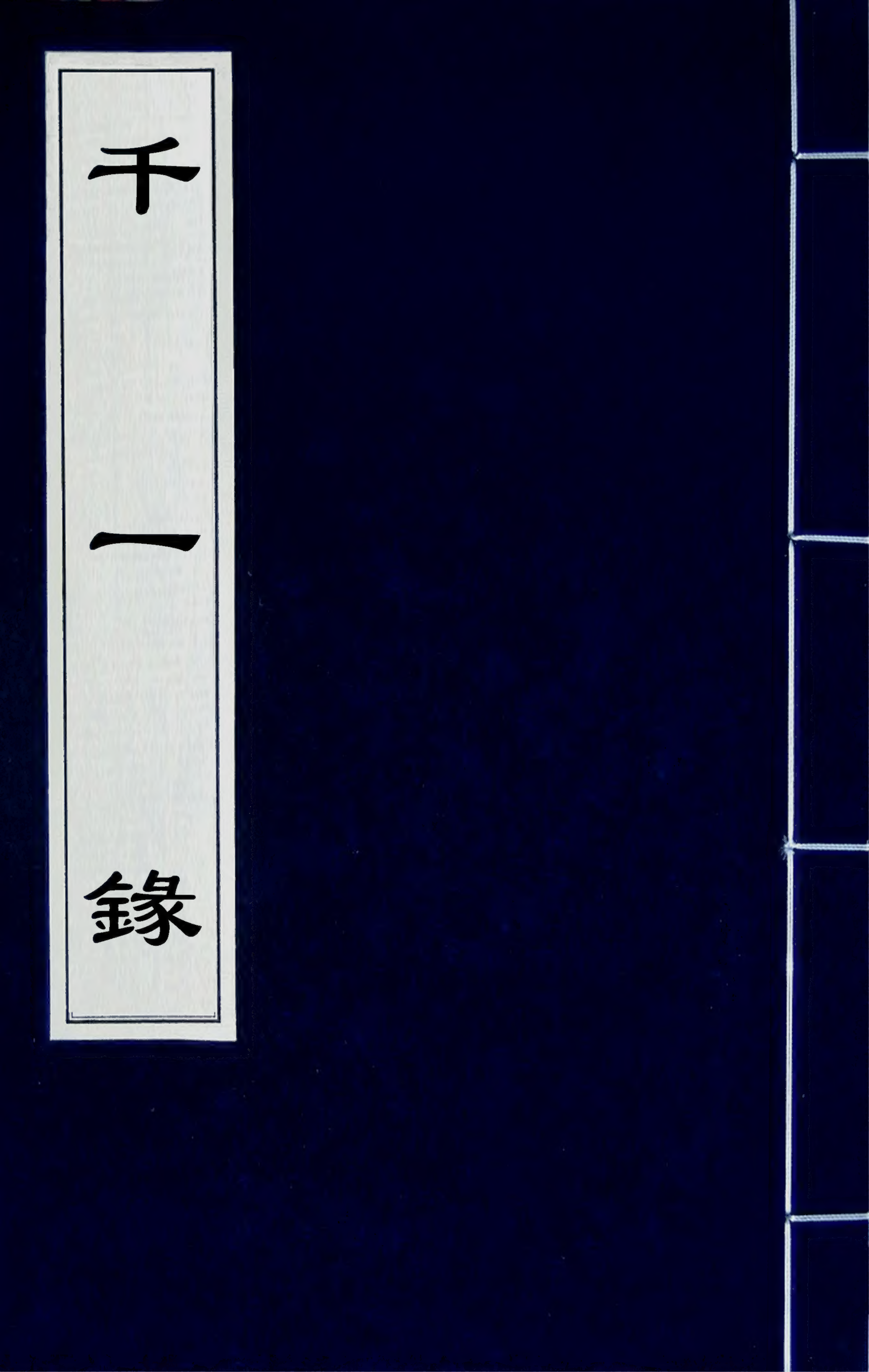

千一錄

新安方弘靜著

家訓四

羅者之得黃口也曰黃口從大爵者不得大爵從黃口者可得此言黃髮之固從而三代之王所爲養老而乞言也吾見東西家其早少從長者教令未有不昌者也其子弟恣意自擅不率父兄之訓未有不傾者也

韓子云衣食美驕心生驕心生則行邪僻而死夭至有以哉其言之匪過也夫務美其衣食者非志士也

驕心苟生奚所不爲內伐其性外陷於刑其生也乃幸而免也故韓子之言匪過也

語曰家有常業雖饑不餓夫無常業者遊民也豈惟不免於餓將放僻邪侈無不至而刑戮隨之矣可不戒哉古之志士帶經而鋤負薪而讀困貧者之業也奚足耻也士而耻貧不足以爲士矣貧而無業不可以爲人矣

語曰禍莫大於不知足胥靡有免死罪時活而不知足者之憂終身不解故禍莫大焉豈不然哉

世多言楚爲晉殺子反是晉兩勝而楚再敗也又謂

子反以醉敗使復戰雄雌未可分也究其實不然是役也晉之諸帥競矣楚有六閒晉知其不可失鄭知其不可用申叔知不復見雖勿醉也其能加於晉乎復戰則多遺之禽耳楚子知難而退猶善也司馬者王之股肱而三軍所恃以爲命者也方穀陽豎之以酒進也亦卻之矣夫豈不知其爲酒也而甘焉而醉焉而大醉焉是猩猩之所爲斃也夫猩猩者而何以帥乎

管子曰犧牲珪幣不足以享鬼神言鬼神之所助者善也先遁議府君治家特祭之外別無祈禳一切巫

觀僧道輩無許及門吾謹遵焉此家人所共見也異日有聽婦言惑邪說玷素風者非吾子孫

公西華之養親也若與朋友處曾參之養親也若事嚴王烈君此殆其親之性有與和不同也世俗之情若以公西華之親爲慈者吾見其人矣其後卒以驕縱敗易以嚴君嗃嗃爲訓以婦子嘻嘻爲戒閑有家者可不慎哉伯禽三見周公而三被撻使非太公示橋梓之義則撻未已也周公豈非慈父哉

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夫告我以過者吾之師也聞過而改不可喜乎文中子曰我未見聞謗而喜者

夫謗者無實之詞也有求全之毀喜非情矣內自省而不慍焉可也近有罷官而作詩志喜者喜於罷矣不去無慍色可也是故言之非情者君子弗言也

晏子飲景公酒日暮公呼具火晏子辭曰嬰卜其日未卜其暮公擧酒祭之再拜而出君臣相說賢乎哉余里中之俗殺畢而辭主人弗留也凡大召客曰再肆席焉此嘉靖中余所及見也今也醉而不出伐德失容跛見而未起主以投轄爲敬賓以側弁爲歡傞傞道上不知其可醜也俗之日流何所底止哉夫晏子所侍者君不可能也即如陶元亮謂客且去客不

爲異安得佳客飲之然飲于人者杖者出斯可出矣主人盡陳孟公乎酗飲樂燕之友損也遠之可也平原君之貴不能强子高酒吾未見不嗜酒而醉者郁離子言人而不死則天地間無所容人矣死而皆爲鬼則天地間無所容鬼矣故人有仙仙有死死有鬼鬼有散此其論知死生之說得鬼神之情狀矣乃今之言金丹不死者匪獨庸人也高明名士多好之或傾家亾身而不悟淫祀求福者匪獨婦人也搢紳大夫篤信之乃願爲僧巫輩嗤矣而不辭彼亦何至於是哉由學術不明人心不正而利之陷溺人一塵

之勝目遂不見嵩華耳可不戒歟

世之談谷成氏之術者以爲人以氣生氣以人接故潛神以居得虛而用因欲而會能識其幾而善把握之則殺中有生矣故死物者生物也生物者死物也其言也貪生縱欲者喜述之而誤人不鮮矣吾見其速於殺而未見其益於生也朱子所謂逆天理者或指此耶豈惟逆理適以戕生　近世揭陽盛中丞著玉華子而王浚川司寇盛稱之二公誤矣其書行則又誤後之人也

韓宣子爲卿而憂貧何鄙也叔向賀之忠矣宣子聞

過而喜拜稽首焉賢乎哉其曰有卿之名而無其實無以從二三子蓋由衷之言非飾也今也德之不建而患貧之不足家既盈矣而告人以貧使聞者掩口不惟無厭亦無耻矣哉先通議府君常言士人宜安貧不宜言貧貧不宜言况富而言貧乎

馬融云我輩仕途不及村野之人雞豚社飲足以自樂此真語也昧者不覺利令智昏耳士恒念此况味庶能輕覗軒冕不役役於要津矣縱未即拂衣豈不綽然有裕哉

茅棟蓋一床清池有餘花濁醪與脫粟在眼無咨嗟

邢子有此足了垂白年差高士矣未爲甚窮也如其不足則日食萬錢無下箸處玉巵無當何能厭哉

司城子罕之居南家之墻犨於前而不直西家之潦徑其宮而不止此二者相宅者必以爲不吉也楚將興兵攻宋知其相仁而寢相三公在三萬乘之間終其身不見侵伐吉孰加焉今之要津者非必相國之勢也墻犨其前有弗徙乎潦徑其宮有弗禁乎匪徙禁之且不奪不屬矣有識者苟欲存方寸以貽子孫則子罕可師哉

呂覽言伐性之斧爛腸之藥招麾之機三患者貴富

之所致也故古之人有不肯貴富者矣由重生故也此其言未知古之人哉古之人富貴不能淫彼三者得志弗爲萬鍾何加有天下而不與富與貴與生何傷苟非其道則一介弗取千駟弗視禄以天下弗顧此君子所以終食不違仁也非以重生也而生重矣東家之子室磬懸矣而三患未除乃至行乞於市逢蹵連猶流涎耳此豈富貴使之然耶良心陷溺固無

論窮達也

杜子芸飄泊遠遊陶元亮固窮三徑稱貧宜矣今或厚積深藏自陳窶乏終歲干謁曾無厭足殊甚於播

間之乞方且施施得意不止私驕其妻妾而巳安得齊人之室猶能訕其若此羞而泣乎秦以來士日益賤苟能惕然于平旦可與立矣

後生稱先輩字以爲古此近日浮誇之習宋人稱某丈禮也乃謂非古吳明卿與孫兆孺書云詩不及前人而徒以稱謂過之何益可謂忠告矣

稽中散不喜作書然自云犯教傷義鈞性不能勉強耳陸放翁云四方書疏畧不復遣有來者或守累日不能報無貴賤親踈之間夫二子之於養生則得矣禮有施報惡得以懶爲真人誰諒之吾有稽之懶而

每以陸自恕蓋嘗有父交者猶不能無嗔行止固不足討何可謂有禮而無失也小子戒之君子以友輔仁必有鄰也然群而不黨君身之珍乃得之矣

魏舒爲鍾毓長史工射而毓不知第爲畫籌此乃遠器今人有小善惟恐人不知淺矣

齊王好射引弓不過三石而終身自以爲九石顧愷之好自矜伐諸年少因相稱譽以爲戲弄夫人好人譽已而爲所戲弄者多矣苟知譽我者爲戲我庶幾佞人可遠耳

袁棍詩平平爾多自謂能乃遺誚於後世也小子戒之

杜客去官還家每謁守令多所陳託乃以劉勝爲白同寒蟬史傳美之夫客能薦善糾惡太守慚服固亦足快然聖人之訓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禮也士大夫歸田其宜杜門若谷寧爲劉毋爲杜耳若有循良治行不爲吏胥所黨弃者彼自得之亦無用代庖人治也有訪焉則以正對其可也

伉季知以一搏牛爲過則自謂無過其然乎欲寡其過而未能觀其使可知其主矣此眞能寡過者也夫矜之過大矣箇搏牛哉

道路男子由左女子由右非暗也其別如是居室也

而可無異乎雖臨必有內外之界焉雍以肅家之則也寧嗃嗃毋嘻嘻斯遠吝矣小子識之

王子猷看竹不問主人豈足爲風流雅事詩不云乎折柳樊圃狂夫瞿瞿謝康樂伐木開徑遂使人疑作山賊矣此亦去賊何遠袁粲爲尹而徒步造部民竹所又以卑騎羽儀驚其主人以此爲高君子恥之陸士衡齋東竹條之歡良可思哉惜其辨之不早也

容止可觀君子所貴乎道之一也解散幘斜插髻江左所謂風流罕相者爾爾無論躬行卽儀容之盛者豈在斯乎不恥其服而慕其詭南風是以不兢也暹

行緩步便得宰相何以誅國折衝哉

温公讀書堂其言寶惜書卷詳矣後生所當知也看書以指爪撮起猶不可况撥書而眠乎書亂誰能帙子美第自狀其老困耳然萬卷已破客至始罷蓋無不讀時也今惰遊子手既未觸紙已生毛何必帝及借人爲不孝哉

梁武帝自衣浣衣而左右衣必須鮮潔何敬容希旨熨衣遂焦其背余謂梁武貌爲儉者也江左承晉世王石之風阮佃夫一伎幸臣耳每製一衣造一物都下莫不效焉安成食臨汝飾以爲誇美詩所謂載胥

及溺其何能淑宜其君之如奕也
晉武服火浣布以夸石崇崇敝服僕帝而從奴五十人悉衣火浣衫夫崇奴視帝而不知其無上也君不君臣不臣何以繼世乃使奴輩利吾財而後誅耶
爾朱文畧身斃衣而從奴僕服今吳下田舍富人或效之身布而奴帛以表異於鄉鄰也及其世之衰則奴帛主布奴且奴其主矣彼教猱升木所以率之者殊也吾郡昔稱淳樸今日務侈汰而臧獲亦視其主楚楚市中冠屨無辨皆知咎奴之肆而不思已之僭有以啓之其身不正雖南面之君無以示則也況士

燕予

大夫不爲場圃士不通財貨古也古也有世祿有恒產故公明儀拔園葵去織婦不與民爭利今也不然國不可以不理財家不可以不治生國不能理財則以四海之富而患不足家不能治生則仰事俯育無以贍也是故有土閒而蕪之則惡其棄矣不爲焉公父文伯之母猶績孔子稱之張安世之家無游惰是以七葉珥貂而不替其可則也豈若霍家子都乎儉以成廉積而能施君子哉　魏王豈爲太子少師治生無檢祿賜爲童婢盜有貧不能自存乃賴仙韶院

錢與玩臣分給爲時所恥不亦汙歟

史魚不祀而敬鬼孔子以爲有君子之道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史魚所不祀者非其鬼也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有不祀乎

韓子曰聖人之衣也便體以安身其食也安於腹適衣節食不聽口耳夫此細事耳而以語聖人者不忽於近乃所以致遠也孔子稱禹之無間然乃在菲飲食惡衣服士苟志於道可不慎歟士而恥惡衣惡食不足與議也

晏子曰嗇者君子之道吝愛者小人之行夫嗇與吝

相類也一以爲嗇一以爲吝孰爲明之余嘗有儉吝之辯觀之其所取予而已矣不苟取不妄費儉也知取而不知予吝也故廉者必儉即毀之曰吝寧傷其廉貪者必吝即居之曰儉寧掩其貪今之有志於禮者無違禮以徇俗斯大過人哉

曾子不食羊棗屈建不薦芰其孝同哉夫知從令而不知從禮是委巷之孝也知曾子之愛其親不知屈子之愛其親者多矣是故養口體者不若養志養志者不若以德

杜示從孫濟詩所來爲宗族亦不爲盤飧小人利口

實薄俗難具論嗟夫子美何如人也而有盤飧口實之疑至以詩自明濟之爲人可知矣濟而市人可也濟士人也位至京兆尹士哉士哉同姓古所敦此詩可以風矣

文王之事王季朝者日三嘗膳每食參必在側孝子晨昏左右蓋其常也而過庭之訓僅聞詩禮若以爲遠其子者孟母三遷其舍無所不用其教矣乃孟子則曰父子之間不責善若以爲不教其子者周公之於伯禽每見必撻而橋梓之喩必俟得之太公焉此皆所可疑者蓋嘗繹之伯魚之才獨有聞詩禮耳性

與天道乎愚宜與聞矣而尚少是以得之曾子也不欲其子必有不肖教者無至於不祥而離焉是以俟其化也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不肖之教其為教也深矣夫豈其棄之云爾也伯禽之撻則啓憤發悱使以三偶反也其曰三見而三撻則傳者之過也夫魯公猶賢者也是以覩二木而悟焉謝安石不教其子劉夫人怪之則曰吾嘗以身教夫謝氏多才子弟聞於當時安石之教得之孟氏也安石常曰芝蘭玉樹欲其生於階砌夫豈眞以為何與人事顧子之賢不肖天也堯舜無所庸其教焉則亦無至於離而已

矣

言淸而行濁不可揜也色厲而內荏不可久也心勞日拙戒之哉是以君子當三復尚䌹之詩也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夫善人固有不育者豈爲罪之薮宗法立天下未有無後者也以兄弟之子猶子也鄙夫惟婦言是用苟於絶嗣或以他姓人爲子非族鬼神不享是自殄其祀不孝孰大焉近者吾郡有仕爲人師者無兄弟伯叔無子三世一身耳其內子妬有二女曰抱甥宴樂老而無意擇繼宗人有貧而禮其門者峻拒之以爲是欲利吾之有也時人

鄙之余於是得孟氏之解焉

秀水沈麟年過八十手寫書滿數十篋　徐廣年過八十猶歲讀五經一遍　陳瓚年逾九十猶勤筆研著經史系華十卷吾雖不能爾然不廢披閱李琰之云非爲聲名勞七尺但異見異聞心之所願耳意正爾爾

諸葛思遠初統朝事廖化候過宗德艶欲與共詣德艶曰吾輩年踰七十所竊已過但少一死耳何求於年少而屑屑造門耶若宗子者可謂志士矣吾歸田每以此爲要津所嗛然自反非無禮也亦何能改其

揉焉孟子云我欲行禮子欵以我爲簡

禮之厚薄與年之上下禮也故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夫如是年雖大殺衆不匡懼以有節也余之歸田也歲屢不登矣而閭里中類日益侈奈何不窮且盜且何以回天意也孔子曰吾末如之何也也有以也夫

在官言官在朝言朝則在野言野矣劉勝之慎密杜密之請託是非較然史之論謬耳

王景文非惟風流可悅乃哺啜亦復可觀夫儀範豈細故哉曲禮幼儀故不可不習也

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也其次曾子所告敬子者能遠暴慢乎遠鄙倍乎能近信乎斯足貴也已江左張氏翹身仰首意制甚多聚觀成市隨例同行稽留不進無乃使人疑於飾乎君子行禮從宜從俗要之不倍毋爲衆慕亦毋爲衆咻也

庾子山謂北人若驢鳴犬吠魏收云我視沈約正如奴南北相輕適足自損劉祥向人子比其父爲驢輕人之父是無父也國將亂其士風乃爾吾見世家子弟浮薄者其替必速何可以不戒

潘炎以學士蒙眷京尹有故求見乃遺閽者三百縑

唐之不造其可知已嘉靖中吳 者得苹於內閣與太宰銓曹郎候之久不得見未幾內閣與太宰俱去位吳以京考黜 又一貢生與太宰同舍友候選選司候之勤生有驕色聞者兩哂之太宰去生亦罷

近時往往土窖中得古窑器蓋遭亂不能徙故埋之耳然陶瓷於今精絕錢氏秘色恐未足比也宋季不貴金玉而貴銅瓷瓷之可貴宜勝金玉以其質也銅則以其古也分宜末年金既積滿於時貴玉玉貴於金江陵貴銅銅貴於玉夫玉也金也銅也瓷也總之為貨也中庸言九經曰賤貨貴德仲虺之誥曰不殖

貨利齊宣好貨則自知其疾孟子曰足用爲善有以哉雅本雅器近乃有以銀鑲其裏者以漆塗其外者此與削方竹杖漆斷紋琴者何異哉

漢末一筆之匣飾以珠玉犀翠視賈生所嘆息者甚矣近日郡中墨函割裂文綺五綵爛然精濫不分市者幾於售櫝而遺珠矣孔子爲寺羊不朝飲曹參夫齊以市爲託毋作淫巧此非一端耶

筆有三品竹爲宜金銀爲賈必有鄙倍之辭豈君子所御也隋珠和玉不祥之器其亂徵乎乃若芟松爲之曰幽人筆便不若竹亦不必爾

世人求富則谿壑無厭叙貧則困窶已甚言之不情君子所恥也陳後山詩書生活計亦酸寒斷䩉半莊寧求備謂以代硯耳夫硯不必端與歙凡石可硯也而不可備耶

退之之子昶不辯金根通人固有遺忘不足爲訾遂改根爲銀乃可誚矣書既未能博覧安可妄改太白一忝青雲客改忝爲忝子美荆門鄭薛改門爲朋江鮑堪動色改鮑爲鮑三子者一爲侍御一爲學憲一爲比部當世若論冑胤不以爲名家克肖耶何以誚昶

君子所貴動容貌斯遠暴慢故可則也江左張氏之修儀範良步仰首畫詳緩之致其與孫壽折腰妖態亦復何異褚彥回能遲行緩步便得宰相王儉以風流宰相自擬乃其解散幘斜插簪無亦梁冀折上巾之類耶荀子曰亂世之徵其容婦此江左之所謂風儀也君子醜之

閥黨之漁有親者取多伯禽之澤也秦人父借鋤而子德色商鞅之政也夫父子之親君子不以天下儉也而不能通於一鋤人道息矣二世而亡非速也里之親猶己之有親而親其親可知矣觀於此而孝弟

之心不油然興乎王道霸功奚啻千里
尉律金罍命子孫射而觀之泣曰明月豐樂亭不及我諸孫又不及明月豐樂世衰矣人莫不欲子孫之賢一枝猶至垂泣況於學乎明月之賢忠矣超其世矣子之不及可無論也皇甫士安少不學從母對之流涕卒成之乃爲書淫夫士安之勇可能也從母慈而能誨以成猶子難能也自昔女範彤管所述何以尚哉

交讓之樹遞榮遞枯猶能讓也一家讓一國興讓榮莫尚焉奚以人而不如樹乎田氏之紫荊其有知矣

陽晝之論陽喬善喻哉宓子得其說以治單父何有優於天下可也食魚者莫不貴魴而賤陽喬也為政者鮮不棄魴而有味乎陽喬也豈惟為政凡與人交皆然士能無近佞人斯可與入德矣

折柳為圃狂夫瞿瞿畫地而趨民知有恥君子先禮而後刑蓋以身率之也奚必百仞之淵深峭如墻而後民不入乎一命而上苟志於仁未有不動者也豈弟君子民之父母長民者其書諸座右哉董闕于春秋之吏也韓非子述之君子無取焉爾

淮陽鑄偽錢吏不能禁汲黯為太守不壞一鑪不刑

一人高枕安臥而淮陽政清則以何道哉爲政者思而得之斯於治道過半矣

馬援爲太守任吏以職但摠大體而已賓客故人日滿其門此在伏波可耳其時吏皆所辟賢者能自愛太守坐嘯可也畫諾可也賓客視其所主必當時英傑也何嫌其滿今之吏孰不思爲姦利者而可任耶太守坐堂上掾吏輩不命而敢白事者其政必不清矣賓客干謁郡邑必非自愛者也今之守郡者而可使其滿門耶官必敗矣故伏波之事今時之大戒也

張忠定以一錢斬吏至今偉之此不足法也君子不

以喜怒爲政賞必當功罰必當罪故曰法者天下之平天子不可以違三尺况令乎苟以好惡高下是無法也無法是無上也無天也無上上必罪之無天天必殃之忠定之不得與黃承事班也有以夫

齋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怒宜令以錢還民不必詣閤自言是有求知之嫌矣其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辭近於佞佞以求知君子所恥也

何執中以爭角訊妖人閉目不肯言其師諱夫妖人猶能不背其師也所謂夷狄之有君者歟近世師道之不立甚矣五交三釁之論君子恥之自好者毋好

爲人師哉

魚叔陵杜絕交遊不答候問之禮爲士友所短忻然自得囂通五經爲世名儒夫業貴專攻董子三年下帷尚不窺園惡能荅候問乎彼短之者非益我不足交也余少也不能數數候問毋以此見短嘗語學者不出戶知天道惟不出戶乃有可知者耳其爲人也多暇日者其出入不遠矣

裨諶草創辭命野則獲辭道衡每搆文隱卧空齋聞戶外有人則怒王勃掩面腹藁而盧郢弄石豪飲忽顧筆吏口占使書楊大年飲博喧譁不妨締思人之

性情不同如此余文不能工亦不能如昔人之僻第聞人聲則閣筆雖棘闈中不能點竄仲兄嘗見誚汝惡文之工爾耶余答曰文以達意而止意已盡十易藁無益也然余為文愧多累句毋欲潤色之輒復止中歲嬰疾且不欲為耳後生有志者自當用其力於五車萬卷無若余之惰也

楊汞早喪夫人遂不復娶可稱不惑矣若許散愁白首不娶不孝之大者乃以為賢於柳下不亦謬乎江左以後士務奇詭多以不娶為高皆罪人也　士務為不情之節者必有不肖之心周穉都為太常其妻

憐其老病顧問所苦乃以干犯齋禁收送詔獄夫齋者謂不近色耳豈以一闕爲犯況老疾乎晝居於內問其疾可也君子行禮蓋有節矣若稱郁者苟非爲名則冥然而侗者也

嘉靖初年俗猶淳樸中家以上未聞乳媪也毋無乳者以米叶哺兒兒亦不異或強於人浮梁曹憲使天佑自言生未知乳也近時婦習驕惰富家兒有二三乳婢者或反以乳乳多致疾中家以下僅給朝夕亦不自乳寧至鬻之耳李善哺養其主孤兒乳爲生湩史記其異然兒無乳者自可活不須生湩余所見非止

憲使也

士通古事貴於識時政有體惟其時焉胡可泥也謝耆爲鄞令友人以病告距不與通使載病去其淺薄甚矣其友故英才也非干謁者也今士風之偷郡邑之苦遊客也甚苟能一切距不與通始可以爲政矣余督撫鄖陽爲所屬嚴逐客之令邑丞簿親友不去者令坐之令及郡倅貳門有雜賓則守坐之守不謝客者道考之道與雜人遊者論黜吾聊以救時耳惡能恤其怨有如鄞令之友者乎吾未之聞也倒屣焉可也

邴原在遼好以清議格物管寧密令西還曰潛龍以不見爲德言非其時招禍之道也幼安之識遠矣自非善人何可盡言金人之銘所以三緘其口也愼之哉

庾杲之清貧食惟韭菹雜菜及欒顧之爲設枯魚菜菹則曰我不能食余謂杲之非恕哉已約而惡人簡

蕭穎士箠其僕輒百餘不堪而不去曰愛慕其傳與耳夫僕知愛傳與哉非庸奴明矣何忍加箠又至於不堪乎是其僕可嘉其主可咎也聞其語而不愧則非人不聞不知則聾聵者也吾聞與僮僕同甘苦者

也未聞酷虐於左右者也此亦人子不聞乎而世或
以蹈大節許潁士殆見其行者歟

論衡云孝成翫弄衆書翫弄字殊得史意覽者不察
也夫泛濫詩書馳騁文藝而不能發之於行達之於
政其亦翫弄焉而已矣非能好學者也所謂誦詩三
百亦奚以爲也楊子雲云壯夫不爲其諷也夫

范忠宣云丁令威化鶴歸鄉人民皆非獨存亦何足
樂有以也夫爲神仙之言者誕也雖然人生百年爲
期殤折爲不幸尋俎之間衽席之上舉畏途也而不
知愼以戕其生則可謂知命乎孟子曰夭壽不貳修

身以俟之斯言至矣胡爲立巖墻之下也

陳子昂以百萬市胡琴而碎之以買聲華志士猶恥之而崔烈以五百萬衰臧聲譽何其不智也三公之位銅臭之恥孰輕孰重其狼疾人哉

仕進當知止知止不殆不能驅鹿車亦何可執虎子魏儀若信有之其速亡宜哉孫寶云士安得獨自高不遭者可無不爲矯哉強也而鄙夫或引之以自文則無所不至矣當知其不就大夫舍自劾去道不可詘也主簿之不爲詘乃有不詘者存耳一府莫言非其府空虛矣故寶之爲主簿一府之辱也大夫之辱

也非寳之辱也人知辱人者之爲自辱也斯羞惡之心存焉者矣

譚子化書大半言儉儉足國之道也民足則禮義興王道之始終舉矣其言豈不知要哉食象篇曰主好奢則臣不足臣好奢則士不足士好奢則民不足民好奢則天下不足天下不足何不棄之有此言俗之日靡而不知儉者也則有知之者矣慳號篇曰世有慳號者人以爲大辱殊不知始得爲純儉之道也夫儉德之共也夫人而知之不曰儉而曰慳避慳之辱卽欲儉而不可於是有傾産以避辱者矣夫不知儉

而欲過欲及則亦已矣避慳而恥爲儉何其不自持哉夫慳與儉亦易辯耳不悖入不悖出者謂之儉知取不知予積而不能散謂之慳慳貪者也儉廉者也貪則汙矣廉則善矣不能儉惡能廉慳與儉相似者也廉與貪則相反者也世有以廉爲辱者乎苟以是自省焉何避之有

東漢楊氏以清德著而桓𤾩猶以其婿赴哀整飾非之以司空賜因縣發祠具拒不受每至京師未嘗舍宿楊氏焉桓氏世德不忝儒宗矣夫司空賜亦名卿能世其家者也婣親之禮非公事也而由縣發見拒

於桓氏宜矣君子寧以小節爲可忽哉今上官慶弔儀物行所司以爲何矣乃謂非入已無傷焉也女婦歸赴鮮有不飾者亦莫以爲非聞桓氏之風其有立哉

有貧家妾嫁爲富家婦不勝其寵溢也臂常重釧不欲內手袖中有老嫗譏之曰此何異桎梏客有詰其事者余語坐客達哉此嫗吾輩當觸類耳苟非其道金章紫綬孰非桎梏我者

蔽園雜記載尚衣云 上近體衣用松江三梭布又太廟紅紵絲拜褥立脚處乃紅布 本朝家法如此

況於臣庶其可不念

江西民俗勤儉可尚也而或譏其陋如勸酒以木雕果獻牲貨於食店誠為非禮至於齋打底則養生之青志之獨坐搦則古人警惕之意何可陋也今海內侈靡極矣惟江右猶存質樸余每有卜居之念焉

杜祁公為相食惟一麪一飯曰衍本一措大爾一旦去位却為一措大大哉言乎夫士可貧可賤可富可貴者大丈夫也彼食前方丈為得志者孟氏藐之宜矣

藍田鄉約非士類不以齒論禮者從之蓋禮有三命

不啻於族之文也余嘗疑焉古之言禮者皆世祿者之禮也故冠以襆頭婚則擁盛奚取於田野之間三命爲大夫則從政於國而閑有家承家者有宗老焉有家臣焉夫宗老固臣也而可以啻乎若今之卿大夫則貴於朝而無所治於鄉其居鄉也非父兄則姻亞孔子猶以恂恂如也禮之文似不宜於今古今之不可相襲者非一矣襆頭擁盛之類也

辛丑春日郡署東三房災先數日太守沈公見若有火如星者亟砌池焉池方成未注水也而房燬矣是時民間火災頻仍往往見所謂火鳥者殆果有之耶

然池水自宜畜未可該之天道也此非瑣務居家臨
政皆所宜知
徐節孝過壯未娶以娶非其人必爲母病此非中行
之道也人情豈不欲抱孫豈不願有婦婦豈盡不可
刑于者陽城兄弟皆不娶不得爲有道之士韓退之
之論其辭婉耳大學何以言修齊哉
常時往還人記一不識十殆非以衰故子美亟破萬
卷讀書且難字過安能記所往還乎余自少以是取
尤於世老則甚矣然非敢爲簡也安得岷峨老知余
眞哉小子戒之

尹吉甫後有風人之思者其惟子美乎李盤憐毒取味而曰且食雙魚美誰肴異味重送高書記云人遲不易知更須慎其儀蓋所從者哥舒也言之無罪而足以戒故可尚也長公好杜以詩史危身則遠於白圭之義矣

伏日讀杜詩憾其才高而不遇也然不遇乃所以益昌其詩大矣遠矣百年千古孰輕重哉抑猶有大幸者當其時右丞廣文之才名未在子美右也二子以才名不免子美爲時相所抑時相所不知賊固不知也是以免也使早爲拾遺與二子同列賊其舍諸不

汙則死矣太白爲汞王迫脅空名自誤是以爲子美幸也嗟乎禍福之倚伏信不可預期君子行法以俟之而已矣向使子美如退之三上宰相書宰相卽知之安知其福耶禍耶　余適有感而書此

子美稱唐十八爲族弟詩云與君陶唐後盛族多其人聖賢冠史籍枝派羅源津在今最磊落巧僞莫敢親可見其時之重譜牒然不能無僞矣吾郡尚門第猶存古意吾家自西漢末避新莽亂渡江子孫世守墳墓派分各省譜系可稽嘉隆以前門中婚姻無非世族雖甚貧窶未肯自替也萬曆以來俗漸鮮恥放

利而已遑恤其他四維不張國之憂也先訓不率家之殃也苟能長太息於是者斯志士矣

愚公者以犢易駒少年持駒去曰牛安能生馬公與之人皆以爲愚故號其谷曰愚公谷也夫此公智矣非愚也管子知之矣故曰此夷吾之罪也夫知獄訟之不正也使獄訟正則少年不敢肆而公可無愚矣夫管子爲政而公猶愚則何可勿愚乎孰吏而管子乎且使吏而管子也一駒何有而與之對吏乎故曰愚公智矣非愚也後世可爲楷者也事固有什百於一駒者以駒視之可也

孫思邈論養性之要以畏爲本一言蔽之矣王天下者猶云如朽索之馭六馬況士庶乎

晉安鄭繼之少貧第進士在郎署大半請告早卒而鄉人疑其有豐藏也曰居官必多得財耳及發其笥無所有周身與葬襄事皆賴友人始相與驚異益世之趨利久矣先之疑後之異固其所習也士苟非卓爾中立者惡能不溺哉余邑中有顯者生無廉名也而沒無所遺家人亟胠其篋惟白金數兩乃至掘地求之竟無得焉諸子初謂居官必有厚積頗放侈不知省約及是遂窶困聊舉一事耳即邑里中如是者

不鮮也
偶覽韋蘇州荅故人見諭詩因憶歷官月故人見諭亦數矣乃知古今同此慨也時風重書札物情敦貨遺常貧交親責且爲一官累韋公似爲今日作耳雖欲効區區何由杜其志有味哉斯言匹夫安可奪志一官奚足云寔敝屣也
鄭繼之以文章玩物溺人至如美色避之薛君采五十絕不爲詩然薛壽不及者而鄭又早夭古昔八九十吟詠未廢者乃不必耳由此言之修短數也第無剗心損性可也余三十而病守鄭薛之戒七十而獵

心萌不能棄也然詩固無驚人語録惟寫所臆見庶不至戕伐哉

老蘇六經論自蘇文耳而歐陽公曰荀卿子之文今其文未有荀子一語也余每以此語示學古文者嘉靖壬寅少司馬廣平楊公宜時督學南畿余為諸生對策公批云是讀先秦兩漢之文而有得焉者策用時義體耳未有秦漢語然秦漢文嘗讀則信矣余無能望蘇也而楊公之識則歐陽哉今史記莊子腐爛矣實者乃厭之耳里婦之捧心未如優孟之抵掌也韓退之固云用其意則不用其辭匪獨韓蘇古之作

者安有沿襲糟粕效轅下駒者哉近有評余文似東漢不知見余文何篇詩或以似王孟王孟余所篤好焉能似即似者殆亦有十之一二耳若曰寸心師固未能專攻王孟也蓋余之於文好之者耳不能工然每下筆不欲一例也鄭張司馬刻文範獨採余玉臺新詠序序翁冠時作意爲徐氏作效俳體耳固不足採胡可以範司馬於新詠見此篇若以此謂余文盡俳又未然也

杜五郎云一日兩飯三歲一衣人不急我我不急人人已各足吾又何求其言有味哉仁者處貧而樂固

非中士所希然士苟知有命無可奈何則蔬食可以忘饑褐衣足以卒歲如五郎之云不亦坦蕩蕩乎懦夫於此宜有立志矣

中山狼傳者有心哉狼也世固多有之不足異也狼始出囊遽張爪牙乃逢丈人卒也囊之狼也狼而未黠也猶幸也使其感恩矢報信而眠之且厭其腹而不知矣彼丈人者亦何能拯之乎嗟乎世之以狼爲可親而信其不負者不鮮矣有子曰因不失其親何可不慎也　君子之於小人也始而覺則避之避之不得則敬而勿狎毋疾之甚所以辟咎也毋出惡聲

所以處厚也且負人者無亦中人以下恒情忘而勿責君子之坦蕩蕩者也夫士也何不學爲君子而憾狠乎

單孟陽之兄與人鬬鬬者死孟陽往鬬所待捕已而鬬者蘇感而不訟先通議府君代仲兄詣獄事相類鬬者亦感而息訟焉蓋誠未有不動而于時俗習猶未大漓也

汪司馬傳鄭緝之事甚異而不近情季父父也而侵父之墓父墓重矣泣諫之而不從兄遠姪宜請命焉母在堂也而投於河稱曰死孝何爲者乎必不得已

雖遷墓可也有司者聞而治之刑則請代貲則請任可也有如兄遠母老而以子故傷心不測則不孝爲大何謂孝乎

子美云久遺詩酒汚亦暫悟耳語不驚人死不休則所癖也流落人間者泰山一毫芒驚人語未必盡傳也賦詩何必多既巳知之何其多多也余少也苦思而緣詩瘦久不爲矣晩復漫興不足以愁花鳥無乃自汚歟志之以儆自今止焉元亮之於酒猶能止况彫蟲之技無益者乎

古之人恥獨爲君子夫舉世濁而巳獨清君子有申

立不倚而寧違衆者故曰獨復以從道也安能不爲君子以阿世乎所謂獨爲君子者臨深以爲高巧爲長而形益短是以恥之也斯人也難以免安可爲君子君子與人爲善善誘而不忘其舊使不仁者格此之謂不獨爲君子

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爲上客事固然也與人鄰爲恩澤而言耶無恩澤而勿言耶君子處其厚安得不言無論恩澤也　記云爲善如耳鳴惟自知之此喩甚善有德於人而欲其知亦淺矣或曰不知可也不以爲德而以爲怨則何如余曰夫既不求其知

不知則有怨無足惑也欲其不怨是亦欲其知耳君子明於此是以不慍也若語人以伐樹而請其薪則自取疑矣處厚而避嫌其斯以為君子歟

生值休明澹薄自給仕則勉修職業處則表率里閭毋侈乃可以毋苟寡交乃可以寡怨未及中行庶幾良士矣周親多窮乏量力濟之毋務其名而存其志不愧於屋漏君子人歟背之焚券者以其無所可收也而以為名馮子之智也今富者以能負為桀不恥不畏君子必自反也胡不緣南畝而放於利為也券也焚之而可

某氏子富而痴余嘗善道之不省客謂余無乃對牛彈琴余曰琴自可彈無論牛也且何可以牛視之也某子既而悟能悅從焉余謂客犬牛之性可猶人乎告子可承當乎今之高論者何以同壓於告子而操戈於先哲也

萬曆己亥有利色耿之樹而擅伐之者山下居民於里中五之一耳而少亡者三十餘人安可不戒也此山吾家數百年之業他姓不得與何為自孽而殃人後之有識者時警省之毋忽也

人生元有定分出處利害其大者也吾自　廷試見

疾於分宜東平取尤於趙司空李大宰太宰頗知吾而誤以為慢欲裁抑之而已分宜以不附已欲左其官而已司空凶狠乃欲肆毒焉然趙李自敗分宜久而漸釋吾乃免但不得一日立朝而已吾能敝衣糲食先人之廬足庇風雨苟或厄之著述可以友古人講習可以待來學自處已審彼威力何以加焉

吾初登第肯一至分宜之門卽得翰林然未必不終得罪南都卿貳若避屢旨供職三品十七年可旦夕轉然未必康健至今造物者之予奪宜順受毋倖求小子書諸紳可以坦蕩蕩矣

明則不疑疑則不明疑者德之賊也以疑爲明入於暗矣而曰予智君子所以惡於智也信則必孚誠則必動大度者先覺家國天下皆然

自昔帝王所重者祭其來尚矣事亡如存祭神如在自天子達於庶人必由之也而不欲數數則黷非其鬼而祭之曰諂諂與黷弗饗也委巷之俗鮮克由禮祭如不祭而所諂非其鬼泰山之祀徧闔右矣先甲之日有祈而後甲之日若執左契而責子毋其愚若是可憫也

士任天下之重所貴者量何以養量曰識何以廣識

曰窮理理明則識進識進則量進量進則福進
有張雲谷者自名書紳不知其何人也其談論文采
有可觀者余未第時與遊數日臨別贈言曰作人要
觀晩節余佩之不敢忘其人獨行無侶幾徧天下而
衣飾頗華於楚中過江舟人疑而溺之囊中無所有
也彼以死生有命而不必保其身耶可惜也可戒也
匹夫可與天地參也奚必在位一言合天理是爲代
天言一事循天理是爲代天工夫士之徃豈不重哉
亦曰尚志而已矣
余少時有梧竹軒小印後六十年而有鳳棲館壯歲

有白沙翠竹江村小印後三十年而有沙園館官遊
思止有南山之南小印後二十年而卜兆於豐隆其
境皆宛然也事之先定如此何爲營營自擾哉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互鄉之童子與其進也聖人之
求於人者輕矣然猶曰善人不得而見之孟子喜樂
正子之爲政至於不寐以其好善也當其時豈惟善
人之難即好善者亦難矣甚哉其所遭之窮也然君
子之爲善豈以世之滔滔者而敗其度哉風雨如晦
鷄鳴不已可以人而不如禽乎蓋聞昔有好善者旦
旦而祝曰願天生善人願人行善事有心哉其人也

夫於衆人則願之而有不願之其子若孫者乎蘇長公願其兒爲公卿蓋戲之也吾所願爾曹者非此之謂也勉爲善而已矣

以得失攪其心胸鄙夫也以遭遇損其志意懦夫也鄙與懦惡足以進取君子不患人不知而求爲可知故無一朝之患而有終身之憂所以異乎人也